

钱眼识人

IP定格“浮生”的瞬间

2019年,《白蛇·缘起》上映,成为当年头一份国漫惊喜,画面古韵与现代表达融为一体,并且将古老的传说讲出现代爱情观的桀骜与坚韧,它也成为制作方追光动画开启一系列神话传说改编的信心。2021年,第二部《青蛇劫起》上映,承担着“番外篇”,挖掘角色命运可能性的功能。2024年七夕,中国人自己的“情人节”这一天,第三部《白蛇·浮生》上映。这一部在自身IP的地位非同一般,它是正传,将家喻户晓的桥段,从“断桥”到“盗仙草”都有全新的技术和创意呈现;它是三部曲的终篇,在出发处衔接终点,形成“闭环”,从这一部起,小白、许仙还有小青三个主角是饱满、完整的,观众对他们的喜爱和期待在这一部里会得到最大诚意的满

足和回馈。更让人唏嘘的是,“浮生”这一部很有可能成为制作方神话传奇这一派里最有国民精神的大制作,它上承32年前的经典剧版《新白娘子传奇》的人间烟火气,片尾曲邀请了赵雅芝和叶童两位演员重唱《千年等一回》;下启正在放暑假的学生观众群,走进影院感受美也感受爱,导演说,它是一部经得起全家老少一起去看的好故事。

电影中,小白决意做临安府衙街上款款而行的普通女子,只为夫君素手操持,敛起法术,享受平常人家的生活,片名“浮生”是空间概念,与小青跃入红尘,无怨无悔;也是时间概念,片中用百姓烟火景象串起元宵、寒食、端午、中秋等节气,一日一生,一生也是一日,长短丰富全凭人的信念感。《白蛇·浮

生》邀请了陈昊宇与陈丽君演唱主题曲《浮生一白》,歌词中有这么一句话:浮生何须史,天地何长久。青白二蛇、许仙所求的就是活在当下,惜取眼前人。

三部曲的画风也有明显的变化节奏,每一部都选择与故事当时背景和人物状态更匹配的设计。“缘起”,将唐传奇的诡谲化成更成人向的犀利,刀光剑影下的青春悸动,先声夺人;“劫起”,修罗城幻境不知道年代几何,大胆引入赛博朋克的元素,别开生面。而到了第三部,就好像与人物小白一样保持默契,做精妙的减法,让宋朝文人的含蓄、克制与市井的活力、质朴跃然于画面之上,戏班子宝青坊上演《西厢记》这出戏,“白蛇”也是一出大戏,戏里戏外都是戏,说的都是人世间的悲

欢离合。

据说,《清明上河图》是在动画片里被“活化”成故事背景,设想一下青白二蛇化身人间女子,款款行走在临安府的街道上,就是一派别无他处的好光景,爱情、情义让古画有了穿透时光的重量与质感。电影结尾其实是放弃了家喻户晓的“水漫金山”桥段,已经生下孩儿的白蛇与青蛇重新走上断桥,打算去金山寺找回许仙,叙事停在这里,反而有留白的妙处,山雨欲来风满楼,悲壮大战之前的回眸与浅笑,不就是浮生的意义,定格此刻坚定的信念与绵长的情义就是施展一次超越时间的魔力。

钱德勒

媒体人

花言峭语

圣斗士星矢下跪了

时间进入二零年代之后,“一个时代结束了”的提示,就以各种方式出现。最新听到的提示,是《圣斗士星矢》在连载38年之后,终于在上个月宣告终结。让我震惊的,首先是《圣斗士星矢》居然一直在连载,其次是,它是以星矢向阿波罗下跪,雅典娜女神和众圣斗士全部变为凡人这样一个情节作为结尾。毫不意外,这个结尾被称为“史上最烂结尾”。

《圣斗士星矢》是漫画家车田正美从1985年开始创作的,在1985年底发售的《周刊少年JUMP》1986年第1、第2期合刊上发布。八十年代末,它就来到了中国,并且产生了巨大影响力。此后几年,是车田正美创作比较密集的时期,《圣斗士星矢》最重要部分的故事,在一九九零年代开始的时候,暂时宣告终结。2006年,车田正美又开始创作《冥王神话》,这个故事放在了星矢出现的243年前,算是前传,讲述了星矢和冥王哈迪斯的前世恩怨。分成《The Lost Canvas 冥王神话》(简称LC)和《Next Dimension 冥王神话》(简称ND)两个

篇章进行连载,并且断断续续连载了十八年。

而问题就出在《Next Dimension 冥王神话》结尾的地方,在这个篇章里,雅典娜进行时空穿梭带来了大灾难,星矢于是向阿波罗下跪,为雅典娜和小伙伴们求饶。这一跪,阿波罗固然原谅了他们,抹去他们的记忆,让他们成为凡人,而《圣斗士星矢》的故事最核心的因素,也就被跪没了,因为,《圣斗士星矢》故事之所以成立,它之所以在将近四十年时间里,让无数人念念不忘,甚至成为几代人的青春记忆,成为一种流行文化现象,一种创作方式,就是因为那股子天不怕地不怕,反抗一切神仙皇帝的勇气,为此,他们冲破重重阻碍,跨越各个神话谱系,不断流血,不断死去,又不断重生。一旦这种勇气破灭了、消失了,一旦星矢向着阿波罗下跪了,这个故事的合理性合法性就消失了。

所以,读者抱怨说,苦等十八年,等来的是这样的结果,他们宁可星矢和雅典娜被团灭,也不愿意他下跪,也有读者评论说“这是什么现

实主义”、“这是一个中年人的故事”。是啊,人们求之于《圣斗士星矢》的,就不是什么现实主义,不是“认清现实求得保全”,也不是“不吃眼前亏先苟活下去”,就是这种看起来非常不现实的勇气、热血。车前正美也是为了这个精神核心,上天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借用希腊神话、印度神话、埃及神话、中国神话,以及佛教的设定,为的是让少年们一路向前,遇神杀神,而不是遇神拜神。

但这又是2024年,车田正美已经71岁了,距离他开始创作《圣斗士星矢》,已经四十年过去了,他已经不只是中年人了,而是不折不扣的老年人了,他的心境和看世界的方式,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时代也在发生变化,他开始创作的一九八零年代,是沸腾的年代,经济上扬的年代,整个世界在经历了七十年代的动荡之后,重新找到了平衡,重新树立了信心,《圣斗士星矢》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动漫作品一样,不但是批正值盛年的漫画家的创作,也是一个时代的创作。但几十年后,整个世界又

来到了一个关卡面前,八十年代的那种情绪,已经消失不见了,孕育《圣斗士星矢》故事最关键的因素退却了。这个故事能有这样一个结尾,简直一点都不意外。反而,我觉得,车田正美能让星矢和众圣斗士,再度热血十八年,已经是个奇迹。

我去车前正美的官方网站看了一眼,虽然圣斗士的故事就这么结束了,他的创作还在继续,新的篇章还在连载,新的故事,也依然是热血勇气方向,所以,也有可能,车田正美没有变,他只是需要这个故事结束,是我们变了,我们不复少年,也不复热血,所以格外需要一个寄寓了我们四十年时光的梦幻故事,依然继续,也依然热血,而这是不可能的。

会有新的故事,会有新的传奇,新的热血少年,向着苍穹挥舞拳头。我们这么希望着,并且翻开新的故事,寻找当年初见星矢时的激动。

韩松落

作家

情人看剑

其实我是填词人

成长于千禧年前后的一位香港少女,迷上了给流行音乐填词。在电影《填词L》里,女孩罗颖诗的一段追梦旅程在青春跃动的旋律中拉开帷幕,那时有CD,有论坛与MSN,女孩苦学技法,寻找同类,给音乐公司发出一封又一封邮件,期待有一天能成为填词人。

这是少女成长故事的又一种讲述。女孩在电台、电视里仰望粒粒时代巨星,在电脑前疯狂推敲码字,病倒时还不忘争分夺秒投寄作品。不过,这场填词人之梦始于痴迷,归于平淡,中间过程并无多少传奇色彩,全是她学习填词的心得与经验。背后的成长心路看似无风无浪,连情窦初开时的恋爱及失恋经历,都没有掀起锥心疼痛,反而为其创作情歌提供必要养分;男

分手前斥责她没有同理心,所以写不好歌,也是某种写作提醒,当事人未必没有入脑入心。由此少女在填词技法与情感储备上各有收获,朝着填词人之梦发起一轮又一轮冲刺,但是并没有成功跻身她所谓的“我们填词界”。一个失败者的故事,带有导演黄绮琳的自传色彩,追忆那段岁月,因其真实真诚,即使功败垂成,也理直气壮,因为曾经努力过。

不过女主角一度并不认为自己努力过。填词六年后,二十四岁的她面对老板的诘问,“努力了那么多年,还没有成功,会不会是你不适合?”她未加思索回答,“我没努力。”不适合,是说才华不够;没努力,则是才华以外的主观因素。真正的答案或许意在言外,而是时

势变幻,如同黄曦2003年在其博士论文中所言,“过去十多年的兴旺,令香港乐坛形成了一大堆劣习”,以致后来唱片市场溃不成军,香港乐坛之衰败无可挽回。女主角的失败,更大原因是她遇上的是一个日薄西山的行业,或许该怪其生也晚,错过了港乐的黄金时代。

《填词L》更大的野心也渐渐清晰,借由少女视角带出的,还是粤语流行音乐盛衰起伏的一段共同记忆。具体而言,女主角亲身示范了那一首首粤语歌如何诞生,电影也因此按照填词人的进阶被划分为谐音(粤语,指歌词与旋律的和谐配合)、押韵、0243(粤语歌的一种填词方法)等多个章节,不厌其烦地拆解填词技巧,是少女踟蹰学

步的忠实记录,未尝不也是一代音乐人筚路蓝缕的借影还魂。在影片中客串现身的,有潘源良、梁柏坚等填词人,还有出版过《粤语流行曲四十年》《词家有道》的文化学者黄志华,也坐实为粤语流行曲立一小传的用意。

女主角后来远走异乡,某日在便利店听到粤语歌时,前尘往事帧帧翻过,此时此刻才能确凿无疑地确认自己的身份:“其实我是填词人。”片尾字幕显示,几乎片中所有音乐都由导演黄绮琳自己填词,以电影的方式为青春圆梦,时光的回旋镖终于稳稳地回到自己手上。

长风新

媒体人

早闻狄声

躺着的
情感小卖部

不用声嘶力竭,不用“一二三上链接”,连主推的产品都是自助下单,李诞的直播带货之路显然是一种难以复刻的另辟蹊径:他或躺或坐,慵懒地读着网友的私信投稿。从情感纠葛、职场难题到人生困惑,他边读边笑,时不时挠挠自己头,给出简单、直接却又脑洞大开的回答。偶尔打开社交平台,铺天盖地都是网友剪辑的李诞直播间卡段,比台上的脱口秀松弛,又多了几分真实自有万钧之力的荒诞感。

比如网友投稿询问,意外发现心动对象家财万贯,苦恼于两人地位悬殊,永远不会有在一起的机会,李诞说不妨大胆尝试,顺便,能不能请来心动对象来直播间下单一百包牛肉干?

又比如网友私信讲“我有一个朋友”,他一读到人称切换失误的表达就眼睛一亮,惊喜感慨“暴露了”;而读到一波三折的奇情故事,他又忍不住调侃:姐妹,还不如写“我有一个朋友”。

还有网友吐槽,为什么自己总是重复地喜欢上幽默有趣的“丑男”,他边笑边劝对方接受这份命中注定,又乐呵呵感慨自己不方便作答,“你问我不合适,我是利益相关”。

至于“入职了才发现客户公司负责人是初恋”、“老公婚后日益油腻仿佛吃了猪饲料”,五花八门的故事在李诞魔性的笑声和无奈的蹙眉中,居然也有了神奇的解压效果: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眼前的问题到底算得了什么?

或许,聪明人总是会一再地跑出新赛道。虽然,李诞的深夜情感小卖部,本质上不过是《老娘舅》和《1818黄金眼》在另一个时空里的复刻。有人在他的匿名投稿信箱里解说自己那份无处安放的情结,也有人津津有味地云上吃瓜,这场面像极了过去巷口小卖部家长里短的氛围,深藏功与名的小店主,磕着瓜子,云淡风轻地聊下去。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深谙互联网生存之道的商人思维,也可以说李诞看到了快速变化的生活中,普通人被看到、被理解的巨大需求。他从不给出高高在上的教育,也没有何不食肉糜的安慰,对于那些深陷情感泥潭的人们,他魔性地笑过,直接地“劝分”。甚至在读到无缘的伤感时,他也有一时凝滞的动容。嬉笑荒唐间,这份冷静清醒的抚慰,足以解决听者的内耗。

一个无聊的猜想是,互联网潮起潮落,情感小卖部的模式有没有翻车的一天?如果有,是故事的枯竭,语言的重复,还是货品本身质量不尽如人意?无论如何,拿捏了普通人的情绪,总能找到下一个舞台。

李原狄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